

# 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历程及影响研究

杨凤娟, 翟海魂\*

(河北医科大学医教协同与医学教育研究中心, 河北 石家庄 050017)

**[摘要]** 南丁格尔是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和现代护理教育创始人, 她领导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护士学校。南丁格尔在青年时期就立下创办护士培训机构的理想, 她在克里米亚战地护理中的表现既为其开办护士学校赢得广泛舆论支持, 也促成南丁格尔基金成立, 为学校提供了资金保障。南丁格尔护士学校于1860年正式开办, 此后的四十年间, 在南丁格尔领导下, 该学校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护理教育体系, 对英国乃至世界的护理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南丁格尔; 护士学校; 护理教育 doi:10.3969/j.issn.1007-3205.2024.06.020

**[中图分类号]** R1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205(2024)06-0740-06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英国人, 以“提灯女神”(The Lady with the Lamp)为世人所熟知, 是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和现代护理教育创始人。南丁格尔在护理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护士学校, 开创了现代护理教育的先河, 该校探索出的护理教育体系经其毕业生传播至世界多地, 极大推动了护理的现代化进程。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的历史虽然在南丁格尔传记<sup>[1-6]</sup>、南丁格尔护理实践<sup>[7-10]</sup>及护理史<sup>[11-17]</sup>的相关研究中都有所提及, 但尚缺乏对该校创办经过和早期历程的系统梳理。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时代背景、主要过程和深远影响三个方面对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这一事件进行全方位历史考察。

## 1 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的时代背景

在19世纪初的英国, 护理处于家政服务行业的底层。医院护士是负责提供饮食、更换床单、病房清洁等工作的“病房女佣”<sup>[18]</sup>, 其工作内容并不包含任何医疗性照护。护士因缺乏专业技能、道德品质可疑而声名狼藉, 被人们戏称为“甘普太太”(Mrs. Gamp)。甘普太太是小说《马丁·翟述伟》中的一

名护士, 该书由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于1843年创作, 狄更斯擅长洞悉英国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 他对甘普太太邈遏、酗酒、生性轻佻等品格特征的描写生动, 使甘普太太成为了护士的代名词。

医院职能的转变催生了更高护理要求。18世纪末期, 巴黎学派医学(Paris School of Medicine)诞生, 巴黎学派医学强调临床观察、身体检查、病理解剖等理念, 传入英国后, 英国医院逐渐从传统慈善救助机构转变为以疾病诊疗为主的现代医疗机构, 对护理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英国的医生群体试图进行护理改革。1837年, 医生主导的病房体系(The Ward System)护理改革最早出现在圣托马斯医院, 医生在工作之余对挑选出的姐妹进行培训, 姐妹是指技能水平高超且道德素质高尚的少数优秀护士。接受过培训的姐妹负责管理协调护士的工作任务, 监督护士的工作纪律, 因姐妹为该体系的核心要素, 该体系又被称为姐妹体系(Sister System)。在医生培训姐妹的过程中, 出现了最早的护理教育, 但19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各大医院陆续出现财政困难, 护理无法与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越来越昂贵的医学临床治疗争夺资源<sup>[19]</sup>, 病房体系逐渐衰退, 至19世纪末则彻底灭亡。在医生开始进行护理改革后不久, 宗教团体也尝试开展护士培训。最早开展护士培训的宗教团体是1840年成立的新教慈善姐妹会(Protestant sisters of Charity), 后更名为护理姐妹团(Institution of Nursing Sisters)。1848年成立的圣约翰之家姐妹会(St. John's House Sisterhood)最具代表性, 先后于1856年和1866年接管了国王

[收稿日期] 2024-03-29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SQ201077)

[作者简介] 杨凤娟(1988—), 女, 陕西彬州人, 河北医科大学医教协同与医学教育研究中心讲师, 医学博士, 从事医学教育史研究。

\* 通信作者。E-mail: zhaihaihun@hebm.u.edu.cn

医院和查令十字医院的护理工作,该机构全部护理事务的管理权均由护理长掌握,采用学徒制培训模式,学制为1年,护士实习生既要接受临床技能培训,也要接受宗教品德指导,毕业后受到各大医院的欢迎。然而,宗教团体进行护士培训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医疗活动传播宗教信仰,所以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教派斗争中。1899年,随着众圣徒姐妹会(All Saints Sisters)从大学学院医院撤出,所有宗教团体与医院护理分道扬镳。虽然医生群体和宗教团体开展的护理改革尝试影响有限,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培养出了一些优秀护士,并为南丁格尔创办护士学校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出身贵族的南丁格尔,家庭条件优渥,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对穷人始终怀有恻隐之心。青年时期,南丁格尔在照护生病穷人时,“亲眼目睹了一位可怜的女人死去,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负责照顾的傻瓜们,她们提供的照顾就像喂食砒霜一样有害”<sup>[1]</sup>,从而萌生创建护士培训机构理想。1851年,南丁格尔不顾家人阻挠,前往当时欧洲护理教育中心——德国凯泽斯维特女执事护士学校(Kaiserswerth Deaconess Institution)接受护理培训。1853年,南丁格尔担任英国患病淑女疗养院(Establishment for Gentlewomen During Illness)护理主管,试图按照凯泽斯维特的模式开展护士培训,但“医院患者数量有限,各种内外科治疗也相对局限,护士培训无法展开”<sup>[20]</sup>。1854年夏,南丁格尔开始考虑到综合性民用医院——国王学院医院继续尝试开展护士培训,但克里米亚战争中断了南丁格尔的计划。

南丁格尔及其领导的护士团队在克里米亚战地护理中的表现,极大提升了护士的社会形象和地位,为南丁格尔创办护士学校赢得了广泛舆论支持。1854年3月英国加入克里米亚战争后,由于战地医院医疗水平低下和医护管理混乱,导致霍乱、痢疾、腹泻等疫病流行,伤员病死率高达42%。1854年10月,南丁格尔接受英国政府派遣,带领来自不同机构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38名护士投身到克里米亚战地护理工作中,南丁格尔在战地医院不仅亲身照护病患,而且担任护理主管,对规范护理工作和提高军队卫生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仅6个月后,伤员病死率便迅速降至2%<sup>[2]</sup>。南丁格尔的杰出贡献,经《泰晤士报》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1821—1907年)报道后,在英国民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南丁格尔因夜晚手持风灯巡视病房的形象而被人们尊称为提灯女神,与此同时,“护士不再是狄更斯笔下醉醺醺的粗俗荡

妇,而成为了仁慈的照护天使”<sup>[3]</sup>,这为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奠定了社会基础。

## 2 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的主要过程

南丁格尔依托英国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世俗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标志着现代护理教育的诞生。1855年,南丁格尔开始筹办护士学校,1860年正式开办,经历十年摸索,学校于1871年进入蓬勃发展期,持续近三十年。1900年以后,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开始出现衰微,南丁格尔也因年事已高不再指导学校工作。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的主要过程覆盖学校筹备期、初创期及兴盛期三个阶段。

### 2.1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筹备期(1855—1860年)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筹办始于南丁格尔基金的创立,其为护士学校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伴随着南丁格尔社会声誉的提升,其仰慕者于1855年11月29日在伦敦召开了一场公开会议,号召英国民众以捐款的方式表达对南丁格尔在东线医院所做贡献的感激,为“建立一个培训、支持和保护护士和医院照护人员的机构”<sup>[1]</sup>提供资金支持。倡议发出后的20个月中,收到将近45 000英镑募捐款,募捐覆盖了所有社会阶层,上至女王下至贫苦民众。募捐过程进一步消除了人们对护士的偏见,“它让人们,尤其是那些聪明的中产阶级群体意识到,护士是一份适合受过良好教育女性从事的高尚职业,而且成为护士需要接受培训。”<sup>[8]</sup>南丁格尔提名9位杰出人士成立南丁格尔基金理事会(简称基金会),基金会不仅为学校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也直接参与学校管理。

在客观条件逐步趋于成熟的同时,南丁格尔对护理及护理教育的认识也越来越系统化。1856年,南丁格尔自克里米亚战场返回后,便着手梳理总结其从事护理工作的经验及所到访医院的见闻,四年间,相继写成多部著作,其中,《关于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将女性护理人员引入军队医院的补充札记》(Subsidiary Notes a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Female Nursing into Military Hospitals in Peace and War)全面涵盖了南丁格尔对护理的认识和理解,清晰地阐明了其护理教育理念,成为其开办护士学校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南丁格尔在前期到访英国和欧洲大陆许多医院的调研基础上,深入阅读诸多医院的各类报告,对医院的组织管理和护士培训安排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多数宗教团体推动的护士培训深陷教派斗争漩涡,而由医生主导的护士培

训既缺乏系统性,又存在医生对护士专权的问题,甚至在一些医院,没有护士所在病房医生的书面同意,任何护士都不得晋升或调换病房<sup>[17]</sup>。至1859年,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的理念逐渐明确:一是世俗化,即护理宗旨回归患者而脱离宗教,依托大型综合医院开展护理培训,划清护理与宗教间的界限,南丁格尔认为宗教介入护理“是混乱、软弱、分裂、不和的根源”<sup>[21]</sup>;二是独立化,即护理管理须摆脱医生干涉,由护理长全权负责护士的雇佣、晋升、纪律、解雇以及培训等事务;三是系统化,即护士培训要注重智识、技能、品德三方面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关于患者所患疾病的系列知识,护士必须清楚了解。其次,助益患者康复所需的护理操作技能,护士必须熟练掌握。最后,护士务必谨记,她的患者是一个处在患病低谷状态的人类生命而非动物。”<sup>[22]</sup>

1859年12月19日,南丁格尔及其基金会决定依托圣托马斯医院建立一所现代护士学校。南丁格尔认为,圣托马斯医院规模宏大,管理有序,临床医生普遍支持护理改革,且该院已有的病房体系改革培养了一些合格的姐妹,最重要的是该医院的时任护理长(Matron)热爱护理工作,无私奉献,颇具决策管理能力<sup>[1]</sup>,这些都是创办护士学校的有利条件。1860年3月20日,南丁格尔基金会与圣托马斯医院就护士培训计划达成合作协议,确定了医院和护士学校之间的关系、合作模式及培训原则,明确了护士学校的运行机制。学校招聘护士实习生的广告刊登在《泰晤士报》上,很快吸引了大量申请者。

## 2.2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初创期(1860—1870年)

1860年7月9日,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正式开办,南丁格尔的办学理念得到全面贯彻,促使该校在教学和管理等多个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在管理方面,坚决执行护理长制度。沃德罗普夫人(Mrs. Wardroper, 1812—1892)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首任护理长,全权掌管医院和学校的护理事务,不受医生干涉。在招生方面,秉承“小而可靠”原则。小规模精英式培养模式保证了培养质量,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关注。在学制方面,学生只需在校接受1年系统培训即可毕业,但之后的2年要先在圣托马斯医院或其他指定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工作。在经费支持方面,所有费用由南丁格尔基金会支付,学校为实习生提供免费食宿,并提供茶和糖等休闲食品,为了督促实习生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基金会每月还会为实习生拨付专门的洗涤费用。另外,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纪律严明,实习生义务守则明确规定:“如果实习生行为不端,或护理长认为她们效率低下、玩

忽职守,护理长将随时开除她们。”<sup>[20]</sup>1867年,护士学校的招生模式发展为双轨制(two-tiered system),即护士学校在招收普通实习生的基础上增加了“特设实习生”(Specials Probationer),也被称为女士实习生。特设实习生一般出身于牧师、官员和商人等中上阶层家庭,前期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护士学校“为授教而受教(trained to train)”,培养目标成为护理的管理者和教育者,她们日后成为了传播南丁格尔护理教育经验的主力军。

护士技能培训逐渐体系化。南丁格尔认为护理作为一门操作性极强的学科,培训必须保持“师徒制式的,以工作场所为轴心的实践性学习”<sup>[23]</sup>,“不可能通过阅读书籍就可以掌握护理的技能,所有技能只能够在医院的病房中摸索出来。”<sup>[24]</sup>因此,学校安排实习生以助理护士身份在专门负责技能培训的老师——病房姐妹(Ward Sister)的监督指导下进行临床实践学习,培训结束后,实习生要熟练掌握包扎、水蛭运用、灌肠等13项护理操作技能<sup>[25]</sup>。为了保障技能培训效果,学校采取了诸多技能培训质控措施。首先,护士学校尽可能地安排每名病房姐妹只指导一名女士实习生和一名普通实习生<sup>[20]</sup>,保证实习生都能得到充分指导。其次,学生在医院实习期间须到各科病房轮转,覆盖男性内科、女性内科、外科、儿科、眼科和产科等科室,每科实习时间通常为1~3个月<sup>[26]</sup>。再次,南丁格尔要求医院实习学生做好临床日记(Clinical Diary)和病历记录(Case Record),因为“如果没有做这些记录的时间,大多数护士实习生都会堕落成自以为是的病房苦工。如果没有这些记录制度保障,实习生在这1年培训中很容易只是为患者忙忙碌碌,而其护理综合素养却进步甚微”<sup>[20]</sup>。

## 2.3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兴盛期(1871—1900年)

1871年9月,随着圣托马斯医院迁至泰晤士河旁边的兰贝斯(Lambeth)新院区,招生规模扩大至38名,护士学校进入全盛时期。南丁格尔将更多精力倾注到学生身上,她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家中接见学生,尽可能为每位学生提供一次面对面指导,实习生们将前往南大街(South Street)的住所拜访南丁格尔视为至上荣耀<sup>[27]</sup>。自1872年她坚持每年向学生书写一封公开信,宣读公开信成了学校每年一度的盛典。除此之外,学校在护士品德和智识方面的培训都走向成熟。

首先,形成了鲜明的品德培训特色。南丁格尔认为,护士应该拥有圣徒般的道德品格水平,要求护士“要像省察自己的双手一样去省察自己的良心,时

刻注意其是否被玷污”<sup>[28]</sup>。对于品德培训,南丁格尔倡导潜移默化的方式,她始终坚持“一个好护士必须先是一个好女人,也是一个健康的女人。一般来说,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好女人,除非你把她置于这样的环境中”<sup>[6]</sup>。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护士之家。1871年,实习生住进了专门为其修建的护士之家,学校增设“家庭姐妹”一职专门负责在护士之家照顾和教导实习生,“家庭姐妹负责帮助实习生们养成清洁、守秩序、有爱、守时、忠于职责等道德品格习惯”<sup>[29]</sup>,家庭姐妹的出现使得护士之家成为了进行道德、宗教和实践培训的地方,培养品质、习惯、才智的地方;传授技术和实践知识的地方,这也成为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品德培训特色。1875年9月,克罗斯兰(Miss Mary Crossland, 1837—1914年)担任护士学校家庭姐妹,直至1896年退休,任职21年间,她常与南丁格尔深入探讨学校的教学内容、姐妹的教学能力以及实习生的学习进展,有学生评价说:“是克罗斯兰小姐让南丁格尔护士学校与众不同。”<sup>[30]</sup>其次,智识培训逐渐体系化。南丁格尔的提灯女神形象使公众对南丁格尔及护理产生了一些片面认知,误认为护士只是有爱心,南丁格尔的得意门生普林格尔(Angelique Lucille Pringle, 1846—1920年)指出,“南丁格尔夜里提着的不仅是爱心,也是智慧的分辨力”<sup>[31]</sup>。南丁格尔认为,护士只有学习医学和卫生学的相关知识,才能真正理解医生指令及其真正意图,从而做到明智服从(Intelligent Obedience)。南丁格尔反复强调,“护士除了要对患者照护有兴趣,还应该具有智识兴趣(Intelligent Interest),这表现在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及其症状的浓厚兴趣上,即护士要有科学精神。”<sup>[32]</sup>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智识培训,在第二任住院医疗教官(Resident Medical Officer, RMO)直接管理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1872年,圣托马斯医院医生约翰·克罗夫特(John Croft, 1833—1905)医生接任护士学校的住院医疗教官,克罗夫特上任后制订了完整的理论课程大纲,教学内容既包含诸如清洁消毒、患者观察、药物管理等内外科护理主题,也包含发热、腹泻、癫痫症等内科疾病和外伤、坏疽、动脉瘤等外科疾病发病原理和治疗手段。护士学校的智识培训紧跟医学前沿科技,克罗夫特关于《消毒剂和杀菌消毒剂》这一节的讲义内容最有代表性,不仅包括了细菌理论的初步解释,还提到了可用的杀菌消毒剂及其首要用途的使用细节,并提醒杀菌消毒剂不能替代通风、新鲜空气和清洁。此外,克罗夫特还为学生列出了一份详细的课外阅读清单,不仅包含

当时全部的护理著作,还包含内外科经典著作,对于特设实习生,克罗夫特建议她们对相关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做进一步探索。

至19世纪末,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培训体系已经相对成熟且极具现代特征,南丁格尔将其总结为“一位领导加三名教师”,一位领导即具有独立管理权力的护理长,三名教师即负责传授护理操作技能的病房姐妹、负责培养道德品格的家庭姐妹以及负责讲授医疗卫生知识的住院医疗教官。著名护理史学家巴利特(Barritt)盛赞这一体系的现代性,“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建立的护士学校,创建了一套全新的培训体系……学校发展所依赖的护士培训体系非常系统科学,今天仍旧可以用其指导一所现代护士学校的发展”<sup>[26]</sup>。

### 3 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的历史影响

进入20世纪后,已80岁高龄的南丁格尔由于身体原因,不再参与指导护士学校的具体工作,但她关于护理及护理教育的理念和思想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智慧宝藏。从南丁格尔开始筹办护士学校到该校成为护士培训的领军者,45年间,南丁格尔及其护士学校对英国乃至世界护理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提高了英国各类医疗机构的护理服务质量。截至1900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共有982人完成全部培训内容<sup>[27]</sup>,成为了有资质的新型护士。这些护士被派往英国的军队医院、民用综合医院、济贫院医务室和社区医务室,她们不仅极大改善了各类医疗机构的护理服务质量,而且还按照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培训模式在许多医疗机构建立了护士学校,促使新型护士数量快速增长,“由她们引领的先锋性护理改革工作覆盖了大英帝国的每一片土壤。”<sup>[11]</sup>

其次,改变了护士的职业属性和社会地位。通过南丁格尔及其学校毕业生的努力,护理成为高尚的职业活动,护士是这种高尚活动的完成者。护士不再是负责家政性照护的病房女佣,而成为训练有素的专业照护者,而且摆脱了宗教束缚<sup>[33]</sup>。1861年,英国共有27 618名医院护士,尽管那时有些护士职责已与家政照护有所区别,但在人员职业的统计表格中,护士仍被置于“家政服务”项目之下,而到了1901年,英国有64 214名护士,她们被列入“医学”项目之下<sup>[1]</sup>。19世纪后期,进入护理行业的新员工的社会阶层正在发生变化,来自社会下层阶级的护士人数减少,来自中产阶级的护士人数不断

增加<sup>[34]</sup>。南丁格尔在1900年的公开信中说：“护理已经成为一门专业，经过培训的护理不再是目标而是事实<sup>[20]</sup>”。

再次，促进了医院制护理教育模式的体系化发展。在南丁格尔的护理教育改革之前，护士培训多由宗教教团组织，以短期师带徒式训练为主，宗教色彩浓重且缺乏体系性。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依托医院建立、拥有完善培训系统的世俗化护士培训机构。护士学校严格执行南丁格尔倡导的护理长制度，成为护士自主推行护理教育改革的开端。学校倡导对护士进行技能、品德、智识三个方面的系统培训，其护理教育体系已初具现代特征。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引领护理培训走向规范化、体系化的医院培训阶段，为后来在美国崛起的大学护理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

最后，推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护理现代化发展进程。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一支毕业生队伍被派往悉尼医院，为澳大利亚的护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sup>[35]</sup>。南丁格尔通过面见和书信的方式指导了美国的第一批护理专家，“南丁格尔对美国早期护理领袖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启发了整个护理界，帮助她们在心中建立了护理的崇高原则。”此外，南丁格尔还通过指导3位对护理充满兴趣的德国皇室女性推动了德国的护理现代化发展<sup>[6]</sup>。总之，南丁格尔护士学校“为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护理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覆盖了欧洲许多国家（尤其在新教的德语国家），美国以及当时的大英帝国（指之后的英联邦）、日本和中国”<sup>[6]</sup>。

#### 4 结 语

随着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教育体系的广泛传播，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成为了现代护理教育的源头，南丁格尔也因其个人的突出贡献成为现代护理的奠基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创始人。汲古润今，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虽距今已百余年，但南丁格尔作为“宝贵的护理资源库”，她对护理的很多真知灼见对现今的护理及护理教育仍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南丁格尔关于护理及护理教育使命性的相关论述。护理的本质是爱人的仁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护理行业在其基础上取得了更加长足的进步和极大的改观，梳理清楚南丁格尔开办护士学校的历史既能为解决当代护理教育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也有助于用早期护理前辈的精神感召当代护士的初心和使命。

#### [参考文献]

- [1] Cook ET. The life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volume 1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3; 44-458.
- [2] Andrews MRS. A lost commander: florence nightingale [M].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1929; 129.
- [3] Woodham-Smith C.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M]. London: The Reprint Society LTD, 1952; 210.
- [4] Strachey L. Eminent Victorians [M].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6.
- [5] Bostridge M. Florence Nightingale: the making of an icon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 [6] McDonald L. Florence Nightingale at First Hand: Vision, Power, Legacy [M]. Cornwall: A&C Black, 2010; 118-175.
- [7] Van Der Peet RA. The Nightingale model of nursing [M]. Edinburgh: Campion Press, 1995.
- [8] Baly ME. Florence Nightingale and the nursing legacy [M]. London: Whurr Publishers, 1997; 18.
- [9] Sioban N, Marie R A. Notes on Nightingale: The Influence and Legacy of a Nursing Icon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0] Crawford P, Greenwood A, Bates R, et al. Florence Nightingale at Home [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20.
- [11] Saraha T. The History of Nursi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M]. London: S.H. Bousfield and Co., Ltd, 1906; 112.
- [12] Nutting MA, Dock LL. A History of Nursing: The Evolution of Nursing System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First English and American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 Volume 2 [M]. New York &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07.
- [13] Goodnow M. Outlines of Nursing History [M].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W. B. Saunders Company, 1919.
- [14] Seymer LR. A General History of Nursing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 [15] Abel-Smith B. A History of the Nursing Profession [M]. London: Heinemann, 1960.
- [16] Nelson S. Say Little, Do Much: Nursing, Nuns, and Hospita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 [17] Helmstadter C, GODDEN J. Nursing before Nightingale, 1815-1899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51.
- [18] South JF. Facts relating to hospital nurses; in reply to the letter of "One who has walked a good many hospitals," printed in the Times of 13th April last; also, observations on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for hospital and private nurses [M]. London: Richardson Brothers, 1857; 9.
- [19] Helmstadter C. Early nursing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A doctor-driven phenomenon [J]. Med Hist, 2002, 46 (3): 325-350.
- [20] McDonald L. Florence nightingale: the nightingale school; collected work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volume 12 [G]. Waterloo, ON, Canada: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